

叶圣陶与锡剧

□ 薛 明

1954年9月，江苏省锡剧团带着《双推磨》等小戏和大戏《罗汉钱》上北京招待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这是锡剧第一次上北京。首场演出在国家出版总署礼堂，剧目《罗汉钱》。演出之前，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，用一口苏州官话致欢迎词。首次在京公开场合盛赞锡剧优美动听的，就是叶圣陶。

那年深秋，江苏省锡剧团完成北京招待任务，立即南下到上海参加“第一届华东戏曲观摩汇演”，剧目有叶至诚、高晓声编剧，姚澄、王汉清、吴雅童、徐风、谭君卿主演的《走上新路》；俞介君等编剧，王兰英、费兴生主演的《双推磨》；谢鸣等编剧，沈佩华、何枫主演的《庵堂相会》。谁也想不到，看锡剧入迷的大作家叶圣陶，偕夫人胡墨林，利用假期休息，竟自掏腰包、跟着江苏省锡剧团到上海看锡剧来了。到上海看戏之前，



叶老到杭州办了几天公事。想想当今的作家，有几位爱锡剧有如此之痴迷？大作家中没有，小作家中也没有。

叶老自小就爱听评弹、昆曲。解放后，他也爱看锡剧。除了《罗汉钱》、《走上新路》、《双推磨》、《庵堂相会》，他还看过《打面缸》、《秋香送茶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孟丽君》、《拔兰花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红色种子》等锡剧剧目。叶老对锡剧有特殊的感情。他的小儿子叶至诚，曾是江苏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、江苏省锡剧团编导（后来担任《雨花》主编，于1992年9月23日去世），他的小儿媳姚澄，是锡剧表演艺术家。江苏省锡剧团上京演出，叶老总是要请一些编导、演员聚一聚。他几乎一、二年就要到南京一次，五六十年代江苏省锡剧团排练的锡剧剧目，叶老差不多全看过。介绍锡剧演出盛况，他总是翘着大姆指说：“要排队买票的，一人限两张。”姚澄这个小儿媳妇，是他的骄傲。

但他没有门户之见，不是只因儿媳在江苏的锡剧团才夸锡剧。他看过无锡市锡剧团王彬彬、梅兰珍演出的《珍珠塔》后，于1962年1月17日赋诗相赠：

弹词幼岁听《珠塔》，锡剧登场今见之。
深喜琢磨弥入细，声容并茂系人思。
赠塔缠绵哭塔哀，穷途风雪贼人来，
母慈姑恶维鬟惠，璧合珠联亦盛哉。

尤其让人感动的是：叶老还曾与至善伯一起亲自动手为江苏省锡剧团演出的《拔兰花》、《孟丽君》修改剧本。他们把悲剧《孟丽君》的两位作者叶至诚、俞介君请到北京，

安排好他们的生活，每天下午四个人一起聚集在叶家，逐句反复斟酌、修改。把每句唱词都锻炼得非常精美。我亲眼读过、也亲耳听著名锡剧演员王兰英说过：“至今所有的锡剧剧本中，台词的文学性，没有一个能与叶老修改的《孟丽君》相比。”我看当今戏曲剧本中，叶老修改的《孟丽君》，文学性也是名列前茅的。王兰英与姚澄分别在该剧上、下集里担任孟丽君一角，年过花甲，她们还念念不忘叶老亲自动笔改写过的这部戏。叶老是一代宗师，亲自动手为锡剧修改剧本，（越剧电影《柳毅传书》中，也有叶老写的台词）从解放初期的《走上新路》开始，叶圣陶时刻关心地方戏的发展。他们花出了劳动，却从未挂过名字，拿过一分钱报酬。

1977年，一些戏和影片开始从“四人帮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让人重睹芳华。其中包括由梅兰珍、王彬彬、汪韵芝、季梅芳主演的锡剧艺术片《红花曲》。叶老1977年春到无锡、苏州，我们安排他看《红花曲》那天，日间参观了许多地方，晚上奔了很远的路才到影院，但叶老还是坚持看完了影片。走出剧场的时候，他对我说“几位主演唱得实在好”。他看过、写诗赞扬过他们演的《珍珠塔》，也喜欢他们演的现代戏。

1978年春夏，我因写一个锡剧本进京，住在叶老家。巧遇叶至诚老师也到北京写锡剧剧本。我与至诚老师的戏，都需要请教姚雪垠。叶老亲自为我们与姚雪垠同志联系，由叶至善伯伯陪我们去。至善伯伯是姚雪垠的朋友，又是叶老亲自打的招呼，姚雪垠在秘书及姚夫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，回答了我们许多问题，给予我和至诚老师的创作极大的帮助。此时，政协开始放内参影片，发叶老两张票，发至善伯伯一张票。在三张票中，叶老关照，其中一张要留给我。《叶塞妮亚》、《魂断蓝桥》、《煤气灯下》、《居里夫人》等外国影片，使我眼界大开。

我是个幸福的锡剧编剧。1977年春，我与叶老、至善伯伯开始交往，到2006年春至善伯伯去世，近四十年，东四八条叶圣陶家成了我在京学习和创作的基地。这固然因为我是

叶至诚的学生，同时他们更视我为锡剧编剧的后来人。叶老、至善伯伯与我的交往，从未忘记对我的培养。

叶老和至善伯伯都要我做生活中的“有心人”，多看、多问（包括问他人和问自己）、多想。多问几个为什么，把事情想清楚，然后准确地写下来。要抓住自己独特的真实的体会，去写。作品要合理，更要动人。只有打动人心的作品，才能算上乘之作。

与叶老见面时，常跟我谈创作。他称赞巴金的《家》、曹禺的《雷雨》写得深刻感人，有特点。叶老说：“艺术作品没有特点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”叶老当时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我的理解是，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前，中青年作者受“样板戏”影响较深。叶老告诫我们：艺术作品是无法树“样板”的。任何摹仿的作品，都只是初级的东西；只有文学艺术家有感而发地创造，而且形成了某种特点，才有可能产生作品的价值。例如《家》、《雷雨》。但是，简单地摹仿《家》、《雷雨》的作品，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。

在叶老的启发下，我开始钻研传统戏的编剧技巧。与锡剧界的前辈合作，整理改编了《女太子》、《三访杨柳村》等三个传统戏，我个人尝到了向传统学习的甜头，我所在的无锡县锡剧团也打了翻身仗。

在叶老给我的30多封信中，多次提到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他说：“学理论，深入群众，都很有必要。搞文艺的人还须有各方各面的知识，不厌其多，而且要避免一知半解。随时随地多看多听多想，积少成多，由粗入细，到创作的时候总有用处。千万不要说你这是科学，你这是财经，你这是史地……我是搞文艺的，这与我不相干。谁这样说，谁就一定搞不成文艺，世间哪里有不牵涉到科学、财经、史地……的文艺呢？”

不仅知识面要广，而且对社会的理解要深。叶老在信中写道：“编剧要有较好的成绩，最要紧是对社会真理解。自己心里真要有要写的东西跃跃欲出。光是到农村，到工厂，参加劳动，访问群众，参加开会，我想

是不够的。”（可是，我们的剧作家下乡，恰恰属于“不够的”这一类。有的，比“不够的”还差。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少，好的更少，这就不奇怪了。）

以后叶老的几次来信中，又分别写了以下一些话：“好题材该如何把它表现好，使戏真能感动人，而不仅是化妆地说道理。”还说：“戏剧须娱乐与教育兼顾，融而为一。”“戏编得平平常常，一是容易使观众厌烦，觉得还是那一套，不爱看；二是阻碍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。”

叶老认为：剧作者写戏，情与理都要表现好，寓教于乐。编戏要精彩，引人入胜，还要完成提高观众欣赏水平的任务。作为一个编剧，除了“知识广”、“理解深”，在专业上，还要有一定的表现技巧。

在叶老、至善伯、至诚老师的启发栽培下，我的创作上了轨道，开始写出一些省内外有影响的剧本。

1987年，北京电影制片厂陈怀皑导演（陈凯歌的父亲）对我团的《青蛇传》产生兴趣，准备拍摄八声道、70毫米特大宽银幕戏曲艺术片，这在我国当时还是第一部。我住

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仿清楼，通过奔波，在中央电影局全年30万科研经费中争取到10万元作为《青蛇传》的科研补贴；通过我多方努力，把电影界的特技权威张尔瓚请出来牵头。甚至发动了陈怀皑、张尔瓚的夫人帮助我作动员工作，可以说我历尽了千辛万苦。每当我的奔波有了新的进展，总要跑到东四八条向叶老报个喜，叶老总要举杯祝贺，向我道一声辛苦了！好像我同样也在为叶老奔跑，为叶老争光。他多盼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早日兴旺！

叶老是锡剧迷，是锡剧的挚友，也是锡剧的一份子。1976年10月22日，叶老赠姚澄师母词：“姚澄到，吾愿尚非奢，旧曲新腔任所好，为歌数段饷全家。犹记拔兰花。”在弘扬民族文化、大喊振兴戏曲而又一筹莫展的今天，叶老对锡剧的痴迷、爱锡剧的精神、为锡剧奉献的干劲，不是都值得许多观望者好好学习吗？

不唱反调，多做实事，我们的事业自然兴旺发达。

（本文责编：金 人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有奖征答试题（第一期）获奖名单

|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李 进（鞍山） | 金和平（许昌） | 吕荣富（蓬溪） | 刘晓芳（黄石） | 康秉德（楚雄） |
| 夏翠薇（沈阳） | 耿书霞（驻马店） | 吴 超（遂宁） | 周少卿（随州） | 刘 颖（长春） |
| 刘 伟（抚顺） | 何冬梅（大足） | 宁雪群（贵港） | 贾利平（大同） | 王中申（青岛） |
| 贺 英（葫芦岛） | 郝 静（沙坪坝） | 龙 可（贺州） | 卫江华（山西省肿瘤医院） | 雷 佳（抚州） |
| 杨慧娟（朝阳） | 廖家勇（江北） | 唐勇健（梧州） | 张绍华（滨海） | 王春秀（大学） |
| 范国顺（阜新） | 王定伟（万盛区） | 王天福（南京） | 王守淳（和平区） | 王成群（五指山） |
| 田 力（营口） | 刘兴陶（丽水） | 吴梅娣（宿州） | 王美荣（哈尔滨） | 朱丽俊（张掖） |
| 顾兆燕（大连） | 楼开颜（绍兴） | 黄立中（江阴） | 王彦军（齐齐哈尔） | |
| 宋云志（新乡） | 严正华（台州） | 许松寿（闵行） | 何 能（中山） | |
| 郭金涛（濮阳） | 汪巧巧（温州） | 秦雪琼（虹口） | 姚福兰（合肥） | |
| 雷 耕（南阳） | 龙永涛（广安） | 周建安（金山） | | |

注：以上获奖名额按照各省级组织参与人数比例进行分配。